



冰心奖
★
★
★
获奖作家
佳作丛书

周莲珊◎主编

我把一张
一百元的钞票
叠成了一个小元宝，
握在手里，
来到老汉面前……

一百元

张明志 作品

长 春 出 版 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获奖作家佳作丛书



冰心奖
获奖作家
佳作丛书

周莲珊◎主编

一百元

张明立 作品

长 春 出 版 社
国 家 一 级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百元 / 张玉清著. —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8.5

(冰心奖获奖作家佳作丛书)

ISBN 978-7-5445-5202-8

I. ①一… II. ①张… III. ①儿童小说—中篇小说—
小说集—中国—当代②儿童小说—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0525 号

一百元

YIBAI YUAN

著 者: 张玉清
责任编辑: 高 静 闫 言
封面设计: 侯 建

出版发行: 长春出版社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 130061
网 址: www.cccbs.net
制 版: 若正文化
印 刷: 长春天行健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总编室电话: 0431-88563443
发行部电话: 0431-88561180

开 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41 千字
印 张: 8.75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 话 0431-84485611

出版者前言

时下，童书出版成为出版业的一个热点。关注儿童的成长，应当成为出版人的重点。编辑出版能够适应儿童快乐阅读、帮助儿童快乐成长的好书，是每个有良知的出版人的应尽责任。

我们撷取了近年来获得冰心儿童文学奖的部分作家的作品。这里有毛芦芦、李志伟、杨鹏、肖定丽、张玉清、周莲珊、周锐、常星儿、廖小琴、薛涛的作品集，每个集中均有新作。

感谢本书主编周莲珊先生尽心竭力感召作家们参与写作这些作品，并亲自呈现他的作品！

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作品是我们的一次尝试。引用时下特火的一首诗——“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清〕袁枚《苔》）如是，当如我们给少年儿童一朵小花吧！

不当之处诚望指教。



Contents

- 1/ 一百元
- 27/ 地下室里的猫
- 53/ 小百合
- 62/ 你是我的杰茜
- 78/ 你把眼镜摘下来
- 82/ 画眉
- 108/ 奇异的游戏
- 150/ 辉煌
- 169/ 哦，傻样儿
- 189/ 你想出卖一次灵魂吗？
- 217/ 跑，拼命跑

一百元

我往画夹里夹了五十张纸，带了一本《瓦尔登湖》，把颜料、画笔连同衣服、毛巾一股脑儿塞进旅行箱，然后拿起电话给张骏拨过去：“画完了，你过来吧。”

二十分钟后张骏到了，看了我案上的画，说：“色彩浮了些，你这阵子心不静吧。不过也行，我收。”我得承认他眼力不错，虽然他只是一个画商。他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到案上。我拿起来塞进旅行箱，我没有看，知道里面是一万元。

在我的画还是只能卖一百元一张的时候，张骏跟我签订合约，一张一万元收我的画，但从此我的画只能卖

给他一个人，也就是说把我的画买断。从那以后我每个月画一张画，一个月能有一万元的收入，成了白领了。缺钱的时候，我就每个月画三张。被买断的好处是我有了稳定收入，从此不再为面包发愁，也不用整天担心被房东赶出去；坏处是我从此失去了自由，我得每天按照张骏的要求画，不能再像过去想画什么画什么。比如我想画鱼，张骏偏要让我画马，我就得画马；我要画个黑脸蛋的女人，可张骏非要个白脸蛋，我就得画白脸蛋。有一次我实在郁闷，和张骏据理力争。张骏说：“有什么办法？不这样画卖不出去，这世界上的人就是喜欢白脸蛋的女人不喜欢黑脸蛋的女人；就是喜欢听人话供人驱使的牛马不喜欢自由自在的鱼，因为他们自己也在做着牛马。”我就这样过了几年，攒了点钱，买下一个小房子。房子不大，一室一厅，够我用。我在卧室里睡觉，在小客厅里画画，足不出户，一张脸闷得格外白净。

张骏说：“你得加把劲儿了，上个月一张没画，这等于两个月才画了一张。”

我说：“我画不出来，有什么办法？”

张骏说：“画不出来？房子有了，没动力了吧？你想想，你还没车呢。”

我说：“车什么车？我不稀罕。”他一提车我就胸

闷，一辆车二十万，我得为它耗掉一年多的生命画二十张白脸蛋的女人或者二十张傻乎乎的牛马。

张骏说：“得了吧，你看看现在谁没有辆车？再说，就是不要汽车，你还可以换个大点儿的房子。”

我说：“房子越大，心就越窄。”

张骏说：“你有病了你。”

我说：“我是有病了，我就像养在水里的蒜苗，水水灵灵、干干净净，但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悄无声息地突然死掉了。”我指着窗台上我养的那盘蒜苗。

张骏没感觉地说：“好好的，说什么丧气话，我只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钱你就不能活。”

张骏拿了画走了。我拎了旅行箱背了画夹下楼，手机也不带，谁也别找我。我在街上拦了辆出租车，司机听我说出路线后有些吃惊，迟疑着按下了计价器，按照高咏梅帮我联系的她表姐的地址和路线走。车子出城，上高速，一路狂奔，然后是下公路，走小柏油路，走乡村土路，走一路问一路，最后就到了那个小村庄。我看一眼计价器，已然跑出了三百公里。

这是一个偏僻的小乡村，连地上的泥土都显出干净，周边的田野绿色极浓。车到村头，几个乡下女人坐在土

台上闲话，一个抱着小孩儿的年轻大嫂迎着我们的车子走过来，朝我笑。这就是高咏梅的表姐，小村子一年也来不了几回车，因此她能够轻而易举判断出我的身份。彼此通了姓名，确定无疑，我回头就打发走了出租车。说了几句客套话，高咏梅表姐就说：“走，我这就带你去找房。”

我向高咏梅表姐提出的条件是：一要安静，二要干净，三要善良。由高咏梅表姐引领着，我十分用心地选择。每否定一家，高咏梅表姐就表现出一次替这人家惋惜：在这个偏僻的小乡村里，我出的租金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呢。

到了第六家我才点了头，首先是这家的几棵果树给了我某种触动——院门外两棵，院门里两棵，分别长在门的两侧，都贴着院墙，这样的摆布是为了节省空间。院门外的两棵，一棵是枣树，一棵是杏树。院门里的两棵，一棵是桃树，一棵是李树。在正房靠窗根那儿，还有一架葡萄。这几乎涵盖了在北方农家常见的果树品种的一半。在我赞叹这几棵树时，这家的主人说：“没啥，就是孩子吃着方便。”

主人是一个老汉，五十多岁，一脸敦厚朴实，不精明，一看就是个勤劳健康的人。

小院收拾得格外干净，连牛棚也透出整洁的味道，一头健壮的小牛正在棚里吃草。老婆儿有点儿怕见生人，让座又让水里外张罗着，其实是为了避免与来人做更多的应答。这个家里，一切都是老汉做主，他领着我和高咏梅表姐看房间。正房的东屋，是他和老婆儿住着，西屋住着他们上初二的女儿，准备租给我的是一间厢房。听高咏梅表姐当场介绍，老人还有儿子和儿媳，在村南盖了新房子另住，一个六七岁的小孙子跑来跑去两头住。现在这小家伙就尾随在老汉身后，他自己的身后则尾随着一条黄狗。黄狗一点儿不凶，刚见我们面时叫了两声，完成了报警的职责，之后便友好地冲着我摇尾巴。

我对这家人很满意，朴素、安分，连黄狗都让人感到放心。我说：“好了，就这里了。”

我一说出每月出一百元租金，房东老汉就使劲儿地点着头：“行，行！”看得出我出的价码超出了老汉的预期，一百元在他心里一定是一个颇有分量的数目。时间已是黄昏，老汉和老婆儿忙不迭地为我收拾房间，移走杂物，打扫尘土，抱来拆洗一新的被褥，那小孙子和黄狗极其兴奋，里出外进地跟着添乱。安顿完，房东的女儿也放学回来了，推着半旧的自行车进了院子。这竟是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小姑娘，脸蛋干净清爽，见来了生

人，好奇而腼腆。

晚饭和房东家一起吃，乡间的粗粮淡饭，却别有味道。我说好从明天起我就要自己做饭了。

晚上，睡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四壁散发着老房尘土的气息，周围静得没有一点声响，我想这就叫万籁俱寂吧。我在灯下读了几页《瓦尔登湖》，灭了灯懒散地躺着，很是惬意。

最先与我混熟的是小孙子和黄狗。第二天早晨起了床，我还没有备好厨具，没法做早饭，我正坐在炕沿儿想着要去买东西，小孙子从门框边伸进一个脑袋来，接着是黄狗的脑袋。他们忽闪着眼睛观察我，我说：“进来吧。”他们就从门框边闪进身来，凑在我面前，小孙子悄悄地咬指头，黄狗呼呼地摇尾巴。

我说：“你带我去村里的小卖店买东西好不好？”

小家伙说声：“好。”和黄狗跑在前面，高兴地为我带路。

我在小卖店买了一个饭锅、一个炒锅以及勺子、铲子、碗筷、水壶什么的，还有酱油、米醋、味精、油、盐等等，安家一般，一应俱全，东西真不少。我双手端着锅，锅里装满零碎，小孙子也帮着我连拿带抱，但还

是有一个水壶拿不下。我正无计，小孙子却好像自然而然地把水壶往黄狗脸前一塞，黄狗就听话地一张嘴把水壶提梁叼起来仰着脑袋走。不能不承认这是个令人莞尔的灵感。于是黄狗走在前面，小孙子走在中间，我跟在后面，我们三个一溜儿走在村里。黄狗嘴里的水壶吱吱晃响，小孙子不时掉下一两件东西，弯腰去捡这个时那个又掉了，我自己则被手里的赘物迫得步乱气促全没了风度，我们三个看上去都有些滑稽，沿途几次被大妈大嫂们看了笑话。

好不容易回到了家，我动手布置新居，小孙子坐在门槛上看着我忙碌。我把一根刚买的火腿肠塞给他，作为奖励。小孙子咬开火腿肠香喷喷地吃，黄狗凑在一旁，痴痴地盯着他手里的火腿肠。小孙子吃了两口，见黄狗好馋，就一伸手搂过来黄狗的脑袋，把火腿肠举到黄狗的黑嘴头上，让黄狗咬了一口吃，小孙子又接着吃一口，然后再给黄狗吃一口。他们就这样你一口我一口吃着火腿肠，我看得有点目瞪口呆，一根火腿肠快要吃完了，我才想起说：“哎呀，脏！”小孙子说：“不碍事。”我说：“以后不许这样吃，再这样吃，阿姨就不给了。”小孙子嘻嘻地笑，黄狗却好像听懂了什么，有些难为情地低下了头。

我就这样在乡下住了下来。每天的作息时间是早上六点钟起床，这时房东老婆儿已经起床了，她的第一件事是点火做早饭。我就在她的动静里也起床，来到院子里洗漱，在葡萄架下洗脸，在桃树下刷牙，做完这些事，再用小炉子熬我的小米粥。之后房东女儿也起床，也跟我一样在院子里洗漱。她在窗台上支起一面小镜子，认真真地梳头，等到她梳好了头，脸蛋鲜亮起来，她妈妈也把早饭做好了。匆匆吃过了早饭，她骑上车子上学。这时候我的粥熬得刚刚好。

院门一响，房东老汉回来了，他才是这个院里第一个起床的人。天还没亮透时，老汉早已出了门，到田里锄草去了。老汉放下锄头，手里拿着一把嫩绿的野菜，分一半给我，用作早饭的菜，另一半他们自己吃。几乎每天如此，老汉锄草归来都会带回野菜，这是他锄草的副产品。老汉锄草时很细心，他不把野菜、野草混一起。野菜并不一样，他有时带回的是这一种，有时带回的是那一种，总共有七八种。味道也不一样，有的偏酸，有的偏苦，但无一例外都清爽、鲜灵得要命。洗净了切成半寸长小段，已是芬芳扑鼻，加上盐，淋上香油，在盘里一拌，吃上一口，满嘴都是田野的鲜味。

我坐在门槛上，面前放一只小凳，一边喝着粥、吃

着野菜一边赞叹：“真好吃，真好吃呀！”

老汉磕着烟袋锅说：“你放的香油太多，遮味。香油不是这个吃法。”

我一笑，没说什么。我见过老婆儿放香油，她把一根筷子探进香油瓶里去，抽出来，盯着筷子头儿上往下滴香油，滴到野菜上，如果滴够了三滴，就算好了，偶尔有时没有滴够三滴， she 就把筷子再往瓶里探一次。我觉得这个方法既新颖又更能体现香油的味，只是想到这不太卫生，才没有跟着学。

吃过了早饭，我背起画夹上路，到田野里去画画，去寻找值得我画的和我想画的田园风光。直到快中午了回来，我放下画夹给自己做饭。

我的伙食简单，做一个主食，做一个菜，做一个汤，就是午饭了。我没有太多的做饭经验，在城里时我很少自己做饭。我喜欢过这样简单的日子。菜是房东给我准备好的，从他家的菜园里摘来，我每次都估量了那菜的价钱，给房东付钱。这是我们事先讲好的，我住他家的房子付房租，吃他家的米、面和菜，我另付钱。有一次我曾试着在早晨老汉送我野菜时也付钱，但老汉坚决不要，他说我吃他家菜园里的菜收我钱，因为那是他种的，野菜不是他种的，取自野外，因此不能收钱。他分得很清，

因此更赢得了我的尊重。

简单安然的生活，真的是很美好。

最美的是下雨的日子。细雨霏霏，又与城里不同，雨点儿打在地上，唰唰轻响，让人深切体会到那个词——淅沥。被雨滋润过的土地，泛起清新的泥土气息，让人感觉到活着的确是幸福的。而城里呢？雨声掩不住喧嚣，浮躁的城里人，并不懂得下雨天需要安静。下雨了，工人也要上班，商人也要谈判，连画家也不会停了手中的笔，连主妇也要出去买菜，美其名曰“工作”，其实是奔波，整个儿一座城市的人绑在一起奔波。在城里，雨给人带来的是不便，是心烦；而在这乡下，给人的是安适，是美。

连勤劳的老汉，下雨天也停了劳作，歇在炕沿儿上抽烟、咳嗽。老婆儿在灶上炒开了花生，自家地里产的，平时并不吃，似乎就为着留在这下雨休闲的日子里来享受。烟火气在温润的雨气里弥散，氤氲中尽显人间的温馨。

我静静坐在门槛上，望着院里的雨，今天不画画，也不乱想。这样的乡间，这样的日子，这样的雨，什么也不用想。不用想房子，不用想车子，不用想张骏，也不用想刘静云的画一平尺三千，何家英的画一平尺

三万，不用想李可染的画卖到了三千万，齐白石的画创下了天价。思维还是有的，头脑并不停转，因此有诗句浮上来：“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无边细雨湿春泥，隔雾时闻小鸟啼。”“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山茶相对阿谁栽，细雨无人我独来！”

我的眼里轻轻地洒上一层湿润。

我非要跟着老汉去田里，老汉无奈，只得答应我。老汉担了锄头，又担了一杆小扒网，手里还拎了个小盆子，默默走在前头。到了田间，老汉也不跟我多话，开始干活，我在田边支了画夹画他锄地的背影。

中间休息时，老汉持了小扒网在田边的小水沟里捉小鱼。我惊讶这么小的一个水沟里竟然会有鱼。水浅浅的，还长满水草，因为没有什么打扰，水很清，但小扒网一下去，水底就漫起了混浊，水里却真的就有了惊慌窜动的小鱼的影踪。小扒网提起来，里面已经逮到了好几条小鱼，也有小虾和不知名的水虫子。小鱼小指大小，个别最大的也不足拇指大，还有更小的不及半寸长。老汉把大些的拈到盆里，不及半寸的重又扔回水里去。我问为什么扔回水里。老汉说太小了不能吃，扔回去让它

们长大。

老汉扒一下换一个位置，动作轻缓，很爱惜小水沟的样子。水沟大约有一百多米，但积水处只有几十米长，再浅的地方就没有水了。老汉很快把小水沟扒了个遍，小盆里连水已经有了多半的小鱼小虾，老汉欣喜道：“够吃一顿啦。”

盆里盛了水，小鱼小虾都还是活的。小鱼大约有五六种，我叫不上名字，但看得出是十分寻常的小鱼。我只认得其中一种跟鲫鱼很相像，只是小得多。我问老汉：“这些鱼是您养的吗？”老汉说：“不是，水里自己长的。”

我望了望这条几十米的小水沟，它哪里也不通，是死水，哪里来的鱼呢？老汉看出我的疑惑，说：“自古有水就有鱼，鱼是草籽变的。”

我不信服“鱼是草籽变的”，但老汉从小水沟里逮到了活生生的鱼是事实，而且这鱼够得上吃上一顿美餐。老汉说他家除了冬季从来不用花钱买鱼，他家一两个月就能吃上一顿小鱼，都取自这个小水沟。当初分地时，别人都不愿要这挨着水沟的田，因为水沟边土质不好，多给三垄地也不要，是他主动要下的。土质差不怕，多给了三垄地呢，只要多上粪肥，几年就治好了，何况，